

◎黄立新 著
RIMUXIANGGUAN

日暮乡关

RIMUXIANGGUAN



沉香是会寂灭的，但无数的燃烧将永远为继；生命之轮也会停止旋转，但繁衍生息的过程将延续下去。我情愿闭关自守那块奇香缭绕的方寸，为许多因美丽和善良的缘故陨落的灵魂遥颂一支安魂曲……

花城出版社

◎黄立新 著
RIMUXIANGGUAN

日暮乡关
RIMUXIANGGUAN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暮乡关

黄立新 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6.4

ISBN 7-5360-4726-6

I. 日...

II. 黄...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3846 号

责任编辑: 李谓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0.125 1 插页

字 数 150,000 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4726-6/I·3738

定 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身与心的云南(序)

阿来

汽车在天高云低的旷野中奔驰。

拿出一张旅行地图，正奔驰其上的这条路变成条红线，弯弯曲曲地在大地上延伸，不断地与同样表示着路的另一些线条交织，分离，然后再次交织。最后，这些不断交织又不断分离的路在图上成了一张网。

我说：“蜘蛛网啊。”

前座上的黄立新回头了，一如既往地浅浅一笑，并不说话。其时，我们正在云南境内某条南向的高速路上，跨越深山峡谷上的一座桥。他叫司机把车停下来，率先登上桥头的小丘，告诉我们这是一座同类建造方式中最高的桥。只是，我现在已经忘了那个高度是亚洲还是世界的。

重新上路的时候，我开玩笑说：“你是趴在这张网中央的大蜘蛛啊！”

黄立新是这个省的公路局领导。这个局的职能，就是维护这张网功能性运转。

这次，黄立新没有回头。他埋头在手机上写短信。他用了比一般短信更长的时间，通常大家会认为，这可能是一封漫长的情书。当他收起手机的时候，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但他依然只是浅浅一笑，转而继续为我们讲述与路相关的一些事情。

晚上在驻地酒店喝茶，他才拿出手机，告诉在路上想起了一些诗句，斟酌一番并记录下来了。在手机屏幕上读诗，那情思的细致绵密，确实出于我的意表之外。

再后来，就是在未成书前读这本集子中的文章，那种对于自己内心生活





一如既往的关注，那种从当下生活、从自然山水与古老文化遗存的处所中对生命意义近乎固执的追索，却是与那段写在手机上的小诗高度一致的。我想，但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有相同的感知。读这样的文章，感觉与对职业作家的写作大相径庭。当下绝大部分的职业写作中，你当然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观赏到比较高的写作水准，但是，却不容易感受到文字后面的那个人。看黄立新这样业余写作者的文字，文章的写作达到怎样一个水准其实已经不是最吸引人关注的问题了——这样说并不是说这个集子的文章水准不够——而是说这样的文字，相对职业写作者与一些靠写作打扮自己的官员写作相比，这些文字里那么细致委婉的心迹流露，真的远离了当下写作中惯见的功利性考虑，这是感受、沉思，并在沉思中发出更多的关乎生命存在意义的水质性追问。

本来，这种追问是文学最基本最古老的功能之一。但是，这种功能在汉语文学中正大面积衰退。

在这种追问中，文学的关注点就回到了人本身。不仅是文字中渐渐浮现的虚构的人，更重要的还是操持这些文字的那个真实的人。

我在云南土地上旅行时，脑海里总是要突然冒出一句话：云南的古意。这句话像是一篇文章的标题，但我更愿把一个游历者的感受保留心间，而无意为此专门来作一篇这样的文章。

云南本是边地，却有那么多的人长久地保持着对这个地方的热爱。这是什么原因呢？风光？我想自己并不特别地迷醉于那里的风光；风情？我也并不特别惊异于边地民族风情的独特。仔细想想，肯定还是因为人的缘故。所谓古意，不是存在于很老很老的陵墓与建筑中间。所谓的“意”，只能存在于人的身上与心间。云南有什么老东西呢？云南所有，无非“唐标铁柱”“茶马古道”之类，在什么都古老的中国，这些文化文史遗存并不特别古老。已经到了明代，我现在所居住的成都市郊出了一个状元，进京不久，就被朱家皇帝流放到还是“蛮荒之区”的云南。但世事就是奇怪，当初的文明中心，往往转瞬之间变成一片荒漠。时间长河中，不止是自然界中发生绿洲变沙漠的可怕变化，这样的沧海桑田之变同样也发生于人心与世道中间。

我在云南，体会到的所谓古意，就是看到那些书上记载的传统美德，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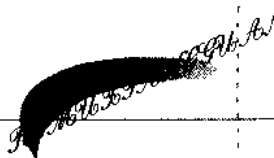
于世道的看法的纯朴与简单，就存活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与心灵中间。而这些美好的东西，在现在与过去那些被视为的文明中心却是极其珍贵了。这也就是古书上所说“礼失求诸野”的意思了。

所以，喜欢云南，更多是喜欢云南的人。那些我暂且名之为古意的东西，就若隐若显地浮动于云南人日常的生活中间。黄立新这种不急不躁，不温不火的写作姿态本身，正有中国文学传统中自抒心意而非关功利的“古意”存在。用黄立新自己在《沉香》中的话来说，就是：

“沉香是会寂灭的，但无数的燃烧将永远为继；生命之轮也会停止旋转，但繁衍生息的过程将延续下去。我情愿闭关自守那块奇香缭绕的方寸，为许多因美丽和善良的缘故陨落地灵魂遥颂一支安魂曲。”

至于谈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专业工作者更愿意学习的文本中的思想与技术，而不太注意学习文本后面那些写作者的生活实践。所以，我想，黄立新这样的写作者在我们这样的写作者面前采取一种非常谦逊的姿态时，那可能是一种纯技术的原因。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黄立新们这种对生命、对写作的真诚肯定也是值得认真思考与学习的。

我想，在读他这本集子，并与他交流一些看法的时候，这种相互的启示与学习的关系，已经得以确立，所以，我才愿意写下这些文字，放在这本书里。我有幸，在不断游历云南的过程中，结识了那么多的云南人。我更高兴，在又一次的云南游历中，认识了黄立新，并蒙他信任，让我读到他这些真诚的文字，读到一个云南人身与心的云南。



CONTENTS 目录

身与心的云南(序) 阿来

沉香 1

边城零拾 4

边城之秋 12

别故园 15



五月,去长沙看儿子影展 19

点燃生日之香 26

帆远故人心 30

心居梵音园 33

小游方山 40



高黎贡山 43

古渡怀古 53

后山 58

姐妹早点店 67

金鸡古今叹 73





金色池塘	77
静夜思	81
龙王塘	85
没有站长的小站	90
朋友巴桑	98

清平洞	97
日暮乡关	103
三角梅	107
生日的烛光	115
失乐园	117



断章二则	122
燕郊月色	125
遥远的向日葵	128
永远的国殇	133
远兮山月	137
黑云母	140

美哉九乡	143
相同之处看风景	146
重回丽江	149
徜徉木府	154
后记	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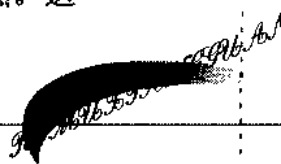
沉香

世人爱香者甚多，但知沉香者却极少。我也无缘见到或用过这香中极品，只是在偶读佛经时心弦无意中为之颤动。

沉香又名沉水，是一种心节坚硬之木置于水渊蕴藏日久而成，燃之弥远而有奇香。这来自古印度佛国的香魂，历越了多少岁月的时空来彻底地征服我。我心底轻轻低吟一个神秘美丽的梵名——阿迦庐香，仿佛恒河的金沙倾国倾城地弹来。于是我毫无保留地接受一个香名的牵引，忘形于真实的存在。

当我掩卷藏神，欲脱度出一派松风水月的灵境时，却被一缕掩不住也隔不断的奇香奇妙得无法回归。掩卷却怎样也掩不住力透纸背的无限魅力的穿越。从书中找出这份感受后，也使我浮出一种暗暗的惊讶来。在之后的日子里，沉香就如影随形，以一种点燃的姿势横斜在心台，令我无法排拒地随之燃烧和释放。一时间，我觉察出遥远的幽暗中的一秉微光摇红，暗香浮动，叫人太上忘情——忘不敢不忘之情，忘不想不忘之情。我也曾经试图剪断紧扣的网于如水如幻的状态下，或者忘却或者突围。然而无法做到。我挥之不去的沉香意象无时无刻不在点燃和灼痛我。幽帘轻卷也好，荆棘逼脚也好，形影终是无处不在。

这是实实在在被沉香隐约和幻化的感受。在一缕缭绕的感觉中，滚滚红尘覆雨翻云于灵兰之室。合掌做塔，一片慈光温柔在七级浮屠之上。任何一个叩拜和祝福都会是无聊的举动。无论是过去之心、现在之心还是未来之心，都会绝无隐遮地捧出来点燃。这





种点燃不带有神秘的面纱而充满着圣洁和庄严的气氛；这种点燃有如生命从混沌之初降生的惊喜和灵魂向天国复活升华后的精妙。过去、现在和未来都灰飞烟灭，惟有心永远，在地老天荒中做千古的超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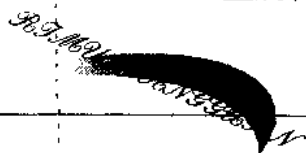
这是一种驾驭与征服。我遥见点燃中的佛境与禅意，轻解罗裳，远抛衣钵，疾走流星步，身前身后的妙华莲青意尽焚。一切都在其宗。那寄托于世俗之中的贪生的外衣，在被剥落之前是如何化为灰烬的？谁又愿意去关注一层层剥落的过程？灵魂燃烧着跨过生与死之界的时候，谁会来得及惊回首，重温生命之路上平平淡淡的一切呢？我无语，沉香亦无语。

沉香点燃着自己的生命之光。那人水沉渊时漫长的冷寂与聚炼的痛苦已不重要；我点燃自己的灵魂，那人生风雨沧桑的酸甜苦辣也风消云散。正象沉香之沉一样，全在于出水点燃之前的深沉与缄默。从点燃的瞬间回望出水时的一瞥，再从出水的刹那探视入水后的寂然，由形而下到形而上，可变与不变，三段论，一节说，把大千世界收拾一袋装，什么的论说都成附累。而我们往往只愿意把太阳拉长的影子当做高度，不恰当地定位于最后的黄金时段而疏漏铺垫在鲜为人知的低层。起于青萍之末的微软，总会被虚荣的硬件兼容。

我再次记起佛经里那个以沉香变木炭的隐喻。因太珍贵而无人问津便烧成炭低价出卖的可悲可笑，在世人来说也不胜枚举。有人宁肯去看重一种实惠的廉价而不愿去保留一种无价的珍贵。

是的，尽管我知道，沉香或许只是在时间的概念中存在，在佛经的记载里存在。但我会心系一念，精藏好她给予我的明点暗示，不断来慰藉今后苍茫岁月的漫长与曲折。我会虔诚祈祷如影随形的沉香，如何翻出经书外，越恒河的金沙滩，露真与美的面目来惊世骇俗。

沉香是会寂灭的，但无数的燃烧将永远为继；生命之轮也会停止旋转，但繁衍生息的过程将延续下去。我情愿闭关自守那块奇香



缭绕的方寸，为许多因美丽和善良的缘故陨落的灵魂遥颂一支安魂曲。我也将点燃心中的沉香，焚化那世间本真的但人们不相信存在的东西，以及世间原不存在但人们却相信的东西纵横交错出的幻象之绳，真正领悟出生命的密笈，感应天地人三者一起吐故纳新出来的精微，接受于一缕轻烟上飘逸的慧语召唤……

佛的沉香燃在经书里，我的沉香燃在我心中。





边城零拾

梨花坞

妙香深处有禅意。在离开的刹那间才心有所悟。不为无数支插在香炉里供案上袅袅飘移着福愿轻烟的香火，不为无数声敲在晨霞暮云里幽幽回旋着神秘的风铃。

从梨花坞归来，重蹈来时轻登石阶的印痕，青泥不再。怀揣为你抽的上上签，遥寄的是无上的祝福。想千里白山黑水的高远，感应无疑是存在的。我默念签上的断语，祈祷命运如若公正的话，当一一验证出来，或早或迟都无妨。自然，我想这只是一份小数罢，对人生的轻微偏差有所校对。而大数无求是也，无论富贵也无论情爱也无论生死。不易的法门是极自然而然的关闭和开启的，声音不起作用，光亮不起作用，意念也不起作用。

走出禅院，在回首遥望的眼眸中，体味妙香深处的意味，才真正明了那种飘然入内的奇幻和山重水复之外想象的新鲜是怎样牵魂萦梦。我把这样叩见拜谒的路程设计得曲折漫长，一如花开之前的孕育，山雨来前的风满小楼。许多的前奏美、序曲美，早被我先行租用了。而此时，回归所来径，龙头凤尾，跳跃的美、回味的美，制造着横断隔绝的游戏，很精彩地转动心的魔方，金木水火土上染着红黄蓝白黑，超过远古那位伟人墨子悲叹的练丝程序。台阶在一级一级盈缩，仍是上上签在握，仍是心头魔方流转。再想龙头凤尾



之间的有形之身，摇拽在风中的经幡，众僧口中念念有词的经文，雕梁画栋的殿堂楼阁……一切都转眼成了平淡。是这样的，站在入口与出口处，两头茫茫看人生，形式上的平淡与内容中的平淡，原不过是海上之浮沤、泡沫展露出来的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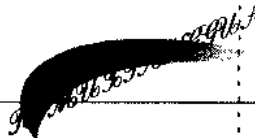
行踪继续不定，更向梨花坞外的红尘踏来，只有渐渐淡化的眼神，不时又被寺院中那尊观音菩萨永远救苦救难的莲花手勾着。我无法不去暗思她千变万化的幻身如何随处可见地再现奇观，也无法不去暗思竟然在边地遥远的梨花坞还会刻有她鲜为人知的法名——观自在。想着她可以倾听世间万法之声而证明菩提圆通入道，能洞穿世间虚实根源，看透所有存在的本来面目，在十方世界中自由往来无碍无阻，过去与未来都一切无不自在的潇洒，实在是让人望尘莫及。世间之人谁能在名利场，在情场真正得到解脱可以自称观自在呢？

是的，如果你只是想知道梨花坞在什么地方，不用来。我告诉你是在被称作永昌郡的古道西风瘦马驮不走的九隆岗下，一树梨花，两行杨柳相围的福地；如果，你只是想知道梨花坞是何许人建造出来的，也不用来。我告诉你的是被称作“永半朝”的保山人王宏祚，为感谢在外宦游偶过洞庭湖遇风浪被一妇人相救，帮她捎代菩提子来给在九隆岗纺线的姐姐，后知乃为观音幻化之作，故建此禅院以了心愿，时间在清朝年间；如果你想要经历的是一种领悟和体验或者说是修证和观照生命的心路，你应该来。

易乐池

尺水可兴波，用于镶嵌在太保山南麓的易罗池实在是恰如其份。

易罗池又名九龙池，是美丽的传说激活水源还是源远流长的清波陶冶了故事都不得而知。反正一联“雁塔风霜古，龙池岁月深”便已使这一潭碧水意味深幽。相传公元前 300 多年的哀牢古国是与





这个小池有关。其开国之王九隆便是神话中的由那位名叫沙壹的女人触沉木有感而生的儿子，浪漫奇幻的程度很有诗情画意。

记得来此洗却凡俗当是二十年前的事。昨是今非旧时光，历历挂眼的重山复水情结宛在。那是清一色的大学同学来游，没有谁注意一泓碧水幽藏的故事。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就不经意地与我擦肩而过，浮光掠影的印象都丢失在人生的风烟里。而当时作为城市的雕像并不是今天那尊铜铸的九龙腾空。许多的外来者或许并不知道这个城市的标识是与九龙池一易罗池有关。龙的传说，龙的图腾，使古哀牢国兴盛过，也使这片土地与随后的秦汉文化一同闪烁过。虽然古哀牢国毕竟最后内附归汉，永昌文化也在其后被时空的流尘蒙遮，但龙的形象却是一直深刻在这里的。如果再回到传说中，沙壹作为母亲新生的群龙是幸福相伴的，但沉木幻化为九子，其父相见时，除小龙老九不惊之外，其余皆成鸟兽散离，便对他们牵肠挂肚的遗憾了。最后，只有小龙飞翼在天，成了一国之君。惊走者怕只留下亢龙有悔罢？

真的是尺水兴波，一个国家在这轻浅小池里诞生，是应“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名句？

灵水必有灵感妙生，我相信。不然，明朝率三千子弟兵奔走八千里路来戍边破敌创造战争奇迹的邓子龙，在刀光剑影中迎送六载风烟过后归来日，在易罗池建濯缨亭就不会发深深的感叹：“百战归来赢得鬓边白发，千金散尽只余湖上青山。”想之无不令人独怆然而涕下。在将军的漫长征程上，易罗池只是一面小镜。随意地小照，邓将军已是尘满面鬓如霜。战功与白骨并存，能够留存又是什么呢？千金散尽不复来，只有自己知道许多东西都荡然无存的时候，什么才是最珍贵。我们后来者恐怕没有将军的格调和修养，心境自然是迥异的了。因此，独自一人我不敢去，想等你，我们一块去洗濯灵魂。说好的，我们不出山，便长久地保守一种不落俗的清静。只要我们如此安心，就不用悟赵藩老先生“出山不易在山清”的禅机了。



云峰山

云峰山不是谁都可以登临的。倒不是因为殿阁常无金锁闭，洞门都有白云封的神秘莫测，而是在于云峰山的奇险给人造出的那种定势的威慑力。

云峰山是地壳运动的杰作。山巅的云峰道观则是明代建造的手笔。山托观而更名重，观依山而多香火，相得益彰的山与观，几百年来结伴而生，互为灵通，别开着极边第一城的另一天地。

云峰山不是谁都可以登临的。如果你只是想在小园香径独徘徊，低吟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怅然情绪，就不用前来探险寻幽，你只要想轻风细雨，萌生一些幻觉就够了。这样，你就少了千里旅途的劳累，少了二千七百级石阶汗流浹背地攀援艰辛，也少了临顶前最具风险的几级石阶高悬的惊心动魄，更少了在脚软意散的时候一步踏进有“云里帝城”之称的云峰古观的那种飘飘若仙的感觉。

山顺人势，只要在天人山三者合一的情境上，奇险俱化平常间。沿路的松风水月，石趣藤意，自会助你灵秀更生；古观中的吕祖、斗姆、老君、玉皇自会在悬崖临风中感应你轻取出世入世的真经。而观中的那眼活泉玉水，会让人品之清冽甘甜，洗之满而滋润，观之心影澄碧，让人不用细想便明白这山这观皆因源头活水而有圣灵之气。千百年来，时世变迁，风散云消，玉泉总在这绝顶处滋润、灵动、不作澎湃的招揽，自给需要的人取之而用，或饮或洗都无妨，便道家的清静无为在上善若水的至柔法则下启示着世人。水往低处流是一种常态，而水在高处生则是一种境界。尤其是在月夜，静立在云峰山，在这口泉水旁，独自默想吕祖传授后世的太乙金刚经。想经书中天心一旋，万物随之旋的密语，会情不自禁。月在碧天水在瓶，在心瓶里，翻涌起漩涡。于无声处惊雷乍起。睁眼的时候，月轮已滚去。独留我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登云峰山，要真做到临险不惊，在峰顶披襟岸帻如履平地已属





不易，而真做到物我两忘则更不易。回想当年第一次登临的时候，观日观山观景怡然自得；第二次，是天衣来作华盖；第三次登临的时候，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天地人都还原于一种真实。

登云峰山，沿三折石梯上去还沿三折石梯下来。

卧佛寺

大凡寺庙的香火衰旺，在于一居山水的灵秀与主持僧侣的名声。而保山卧佛寺，却全在于这座千年古刹佛的形态使之声声远播。

几番前去，我的思绪或多或少被牵挂下几许。到过不少地方的名刹古寺，如来世尊从来都是宝相庄严。端坐于莲花座上，使人能摒除杂念，一心朝拜。完全是一种与世隔绝、堪破红尘的样子。那神态告诉你的都是教诲与开导。在释迦佛的面前，绝对的是一种不平等的距离。他离高在上的威仪慈光如流，便折射出凡人的低微来。在仰望中人们只有心存敬意与顶礼膜拜。而卧佛寺，一个“卧”字就让人心态自然。我们一向叩跪安拜的佛，在这法相静穆的殿中却是极自然极随心的安卧，仪态安详。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以一种超然的沉静面对来者。他这付模样不是要等你的拜谒，而是要等你倾诉心中的什么。长者的神态，朋友的情愫。我初来乍到，进到他的面前，油然而生的竟是这样的感觉。因而我体味出佛的广流密布的源远流长所具有的另一层面。在超凡脱俗的虚空中，来负有情，来负平常心。如果佛是为了远离人间，不食烟火，他对众生的慈航普渡就失去了意义。我靠近佛，我与他对话、交谈，一个共识出来了。

在后来，再去的时候，我在碑文上读知了这位云岩卧佛原来系一千二百多年前的些岛和尚路过此地发现灵光复现依洞之形耗时七载雕凿而成；又传卧佛乃一傣族货郎“肉身”所化。是他因见云岩洞洪水汹涌将淹田地而舍身堵水。他捐躯时的形体就依势而幻成了



大慈大悲的卧佛。而人们为了纪念之，便依崖就洞建起了此寺。洞殿交融，天人合一的妙想奇思，一篇空空灵灵的杰作就这样自然的诞生了。

是的，无论是多少平民百姓的进香祈祷，还是王宫贵族的瞻仰朝拜，不变的是永远庄严的佛相，变的是众生各怀有异的心态。

松 山

我是在二十五年前认识松山的。说确切一点，是通过方向盘和车轮留下了相见相识的痕迹。

那时，刚从汽车驾驶学校出来，一付随时想一展身手的样子。运货随几位老师傅来到怒江桥边，夜晚已暗，他们在桥边旅店停车，说明天一早再走。我问为什么？乘夜色不是可以再赶一程，翻过大山就能赶在其它人前卸货？当时我是第一次拉货到龙陵，怎知道面前高耸的大山就是曾经名震世界的松山呢？

语音刚落，师傅就说，你不知道松山有鬼吗？从来我们是不行夜路的。当年远征军和日军在这座山上留下多少野魂孤鬼，已经有不少车因为黑夜半更地经过，车灯瞎的，车胎爆的，发动机熄火，够多的了。说话间，他们已关上车门，拎起水桶进店去了。那年我二十岁，正是少年壮志的时代，偏不信邪。一脚油门上了路。“解放牌”老牙磨蹭，后面还挂有拖斗。转弯抹角到山顶已是下半夜，雨和雾都挤在路上，松涛阵阵漫进车窗，前后遇不到一辆车，心里开始有些发毛了。果然，车灯突然熄灭。本能的恐惧袭来，这时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停车。我在瞬间的快反应帮了忙，情急之间用手拉开防雾灯。借着微弱的橙黄色灯光，车继续前行，但是冷汗已被虚惊出来了一身。直到天蒙蒙亮，提着的胆才放了下来。有点后悔也觉得刺激，算是初识松山。其实，那天晚上黑黝黝玄乎乎的，再加上车灯熄灭，松山的什么真面目都没有勾出一画。这是一种偶然巧合还是纯属鬼魂相扰，至今在我也是个谜。

